

## 我愛其禮

考試院舉行高等考試，院長，委員長，各監試委員及典試委員等，宜誓入闈，儀節隆重，孔老夫子亦感其誠，特乘津浦專車來京，主持試政，某報記者往謁於其行轅，叩以時局意見，茲錄其談話如左。

夫子對於目前政治經濟情形，有何感想？……記者問，以下仿此。）

甚矣憊！（孔子答，以下仿此。）

中國其窮矣乎？

諾。

然則有救濟之道乎？

有，發行航空公路獎券，其一法也。

夫子不會反對聚斂者乎？

此非聚斂也，予不云乎，一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

夫子亦將買獎券耶？

（夫子晒之。）

除此以外，尙有其他良法乎？

節流尙已。

近來各種設施，予亦以爲應該節省，譬如此次全國運動大會，開耗費達二三百萬元，（據褚民誼君報告，）擬議建築之國民大會會場，開約需二百萬元，培修黃帝陵，預計三十萬元，重修雷峯塔，將募款二十萬元，此等用費，確病太奢。

否，非此之謂也，開運動大會，勇也，建築國民大會會場，政也，培修黃帝陵，孝也，重建雷峯塔，義也，（註，義者事之宜也。）皆禮也。

山東湖南江西等省，將爲夫子重修宮殿，夫子亦有說乎？

然，亦禮也，衣食住行，四大需要也，顏路請車爲椽，予尙不許，魚餃肉敗，予且不食，今人提倡忠孝仁愛信義和平，而使予之宮殿敗瓦頽垣，豈敬長者之意乎？

予竊以爲上述諸事，皆屬不急之務，其款均可節省，移作國家生產事業，或救濟災黎之用。

惡，是何言也！爾愛其羊，（註，作洋鏡解。）我愛其禮。

時夫子桑輿已駕，聞將往謁標準美人。南子，記者乃與辭而出。

二二二，十二，一。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 假設我做了行政院長

### ——我就實行一二三政策——

照孔夫子「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格言說，這問題是不好隨便「假設」的，照范文正爲秀才時即以天下爲己任的先例說，這問題似乎「假設」也無妨。好在總理孫先生所主張的直接民權，選舉實居其首，而立法院現時所公布的憲法草案初稿，行政院長雖由總統提請任命，但須得國民大會之同意，那末，我又何必妄自菲薄，公然承認本人永無榮膺行政院長之希望。不過，話雖如此，我，目前還僅僅是一個我，雖然論「政」，然而不「行」，無已，其仍暫作「假設」乎。

### 「閑話少說，書歸正傳」。

假設我做了行政院長，我的大政方針，是以「一言興邦」，兩字立身，三會治事，總結起來，用一句時髦話來表示，就是一二三政策。

甚麼是「一言興邦」呢？

自然，這個「一言興邦」，不是魯哀公之問，亦不是孔夫子之答，乃係借用此一名詞而已。我以為要興邦須得安民，要安民須得注重民生。我們全國同胞現時迫切要求解決的民生問題是甚麼？他不是希望衣南京市政府的馬褂，食林主席的一品鍋，住南京小茅山官邸，行獎券所建設的航空公路，乃是一個最低限度的要求，「安居樂業」。

因為農村人民不能安居，所以都往城市搬動，因為各界不能樂業，所以都向政界鑽營，搬的結果，是農村破產，鑽的結果，是政治腐敗，而且這些病菌，互為因果，遂使國家貧弱，日陷於不可收拾地步。要得人民安居，就要肅清匪共，取締貪污，懲治士劣，嚴整軍紀。要得人民樂業，就要復興農村，提倡實業，減輕賦稅，保障自由。將這些做畢，行有餘力，然後居則配備收音機，熱水汀，及抽水馬桶，業則以飛機播種，電力作工，汽車運貨，而且公事桌上，及床頭椅角，堆積些富於幽默性的小說圖書。如此，則地不荒蕪，官不冗濫，鄉下老太婆，不必羨慕都市中之旗袍革履，一品大百姓，不必羨慕達官貴人之衛兵官邸，各盡其力，各安其職，則國家社會，起碼有十年的安定。

甚麼是兩字立身呢？

一曰「行」，孔夫子喟然嘆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

而觀其行」。法螺，現時雖美其名曰宣傳，然而吹之者心快神怡，聞之者頭痛肉麻——爲政不在多言，視力行何如耳」，這實在是一種政治經驗談，我若做了行政院長，第一要件，就是請于右任先生寫此兩句，作爲座右銘，以示我打倒「吹」擁護「行」之誠意。

二曰「政」，孔夫子似乎又這樣說過，「政者，正也，子率以正，誰敢不正」。總理也說，「政是衆人之事」。所以用「政」字爲行政院長第二件立身標準，真如初寫黃庭，恰到好處。將總理及孔夫子所釋意義總束來說，就是時時刻刻，不要忘了「衆人的事」，所行所爲，要光明正大，居心中正，辦事公正。

甚麼是三會治事呢？

現時行政院下面，有部有會，單位之多，遠出我總理孫先生遺教之上，真是人才衆多，衙署嚴整，洋洋乎其大觀也矣！似此職有專司，齊頭並進，行見百廢俱興，蔚成盛治！敝人無狀，焉敢曉舌！惟把戲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他人既可將部會加多，我又何嘗不可將他減少呢。

概自九一八以來，國家財政，大受打擊，但是一般官吏，誰曾覺來，直至因經費困難，迫而裁員減政，始悟政府機關之龐大，然而爲主管長官者，因情勢及利害關係，不欲結怨於

人，以致因循苟且，未肯改革，「本院長」本愛國之赤誠，細察需要之緩急，職務之輕重，暨行政院各部會，似可一律取消，代以軍事，建設，及經濟三委員會。

上述三會，現時未嘗沒有設立，然而均隸國府，與行政院所屬有關係機關，既不免於疊床架屋，且論其職權，亦嘗此牽彼掣，至於虛糜公帑，更無論矣！故我意將軍政海軍兩部，改組爲軍事委員會，將財政部及實業交通鐵道等部之財政部分，改組爲經濟委員會，將實業交通鐵道等部之設計工程管理各部分，改組爲建設委員會，至於內政部，可併入建設委員會之社會建設部分，司法行政部，隸屬於司法院，外交部，可取行政院之政務處而代之。各委員會委員人數，最好三人，最多亦不得過七人，且不准兼差兼薪，人選從嚴，「至親好友，概不通過」。如此，則事權集中，開支節省，所得效果，或較大於今日。至外交設處者，蓋以現時外交，僅吃香檳，用不着偌大規模也啊！

不過，此意若行，必將打破許多大小飯碗，然而倘係心存黨國，又顧慮得了許多！何況果能使人民安居樂業，這也不怕沒有補救。

以上云云，特積極方面之筆筆大者，至消極方面，則誓不發八股式之電文，不召集國難會議式之會議，不聘請「陪打網球」之洋顧問點綴門面，不如此如此，這般這般。



「本院長」既經「假設」有案，自不妨發表政見，惟所陳述，概本忠心，既非影射老牌稻香村，尤非攻擊真正陸稿荐，尙望無加誤會，「個人幸甚，黨國幸甚」！

二三，三，二十。

## 我的書報安置法 附跋

書報，究應當怎樣安置才算妥當？我常常這樣想着。

自然，將書報分門別類，報則裝訂成冊，書則擱諸櫥中，或用杜威氏的分類法，或用王雲五的檢字法，使人一望而知，清清楚楚，這是所謂的正道，應該這樣辦的。

但，這種辦法，除團體或機關外，惟資產階級為能，一般中產階級以下的人，是不易辦到的。以上海南京兩地來說，月租四五十元的房子，大抵不過三四間正屋，可以使用，除了寢室，客廳，飯廳或必要的親屬之臥室外，至多只能剩一間半間，做讀書閱報之用。在此區區的斗室中，有的還可以安放一個書櫥，有的連擱置書桌坐椅都成問題，試問這種生涯，是不是可以玩杜威或王雲五的分類和檢字？

而且，一般人購置書報，有一共通的原則，即以實用或趣味為中心。他們所購置的書報，說不定五花八門，一種雜誌，或者僅購一本兩本，一部全集，或者愛史而惡經，甚至有的才出版，有的已停刊，類既不易分，門也就難別。再則，一般人的財力，究屬有限，個人

能購置的書報，卷冊浩繁的，如四庫全書，四部叢刊，四部讀本，萬有文庫等，已非人人財力所能及，縱財力能及，然而是否如大人先生們，借此以壯觀瞻，尙屬疑問，不過能購這些書報的人，已不愁沒有安置之法，所最感麻煩的，還是一般費錢不多，存之則占地盤，棄之又覺可惜的書報。

於是乎書報安置，竟成了一個似易非易的問題。

在別人，不知道怎樣辦法？在我，是將一切書報，聽其自然的安置。譬如書報到了，我是坐在書桌前的，我就在書桌上看，看了就將他擱在書桌上。設若有客來了，我對於書報中興趣正濃，不妨攜至會客室中，與朋友共觀。朋友去了，我若忘記收檢，就聽他擱置室中，我若餘興未闌，或因坐的時間過久，感覺不舒服，那末，我就將他帶到床上或躺椅上去，再慢慢的玩味，若果有趣，就一直看下去，若果無趣，就不妨以之作枕頭，墊靠背。總之，方式沒有一定，一概聽諸自然，連個愛放在那裏就放在那裏的愛字，都說不上。

這樣，遂使得書桌，沙法，床頭，飯廳，洗臉架，馬桶邊，都堆了不少的書報。

在起初，本來是事出無心，但是，積久成習，也覺趣味無窮。第一，是具有不整齊的美感，橫一本，豎一本，大一本，小一本，厚一本，薄一本，高高下下，疏疏密密，或係線

裝，或係皮脊，有的書上印些古代英雄，有的封面上畫些摩登伽女，上下古今，各備一體，使人見之，不覺心曠神怡，第二，是具有不單調的情趣，哲學書堆中，夾入一些科學書報，幽默刊物中，發現幾本道學書籍，譬彼園中花木，秉性不同，各具奇趣！亦有幾種相互攻訐的書報，忽然聚集在一起，看其彼此責難，針鋒相對，如見衆人，如聞對語，情趣複雜，使人不致感覺孤寂！第三，是瀏覽異常便利，若果書報均擱置書房，則非書房中，便覺無書報可看，自由擱置，則無論起居坐臥，甚至於上馬桶，均可取之左右逢其源。而且士大夫見了，將謂我手不釋卷，自我個人言之，亦可以消磨去零碎時間。此外好處，尙復不少，最妙的，隔了一年半載，也可以仿照市政府的辦法，來一次清潔運動。

不過，這種辦法，只是表示我個人生活的片段，固不必要他人仿照，亦無須乎他人贊美。但是，近來竟有許多朋友，見了我這樣生活，不是搖頭，便是長嘆，我沒有問他們的理由，搖頭未見得就是非議，長嘆或許竟是驚服，橫豎我沒有看過麻衣相法，用不着去管他。直至現在，我的書報安置法，還是「外甥打燈籠，一照舊」。

跋曰：我久想做一篇文章，專談書報之安置法，得姚穎先生來稿，題目既然觸目，如

有人奪我至寶然，一讀下去，又盡發我心竅裏所謂獨得之秘。噫，吾烏可无言乎！夫讀書雅事也，既爲註冊部據爲專有，他人不得稍有覬覦於其間，則俗矣。藏書亦雅事也，而偏有暴富商賈，以藏書自文其陋，非善本不購，非全集不置，既購之，則又封之錦帙之內，藏之庋架之上，以豪於清客之前。然書本卷卷齊全，則未嘗抽閱也可必，書頁無卷耳（美文所謂 *book-ear*）簽註，指痕，汗跡，煙屑，楓葉，則未嘗賞讀也可知。然則藏書亦陋事矣。許辨『古硯說』言盡天下古董收藏家，最得此理，已先獲我心，今則又得姚公闡發此理，心中如發奇瘻。可見如肯說老實語，見從己出，千古自有同契之人。夫王雲五四角，爲圖書館員言之也，與吾奚關哉。窮書生須另有辦法，如浮生六記所言室中佈置至理，使小中見大，大中見小，虛中若實，實中若虛。此理得，則窮人書齋可作天府之遊，小小書房亦可享絳雲之樂。夫書報不可分類。分類，科學也；不分類，藝術也。五尺板架之上，須使詩文齊有，門類錯綜，經濟與美術並陳，詩詞與考據櫛比，儼然一小天地，則五尺板架富矣。假令一觀而知其爲一部資治通鑑，則不讀資治通鑑之時，此架等於虛設，且不欲過目，則此五尺板架貧矣。女子之所以爲貴，在其心理之神祕，若坦然無隱，便索然無味。巴黎維也納古城之可愛，亦正在偏街陋巷之中，時可發見異事異物，住十年猶未

能知其底奧。藏書亦然。科學與文學並肩，稗官與經說交頸，豈不雄奇，特世人不理會此理耳。夫書須有個性，裝潢不可一律，此吾所以始終不買四部叢刊也。一本書須記得一本書購來之景況，或在屯溪購得，或與友人爭購，諸如此類，皆其個性也。及其排在書上，忽要查起王國維宋元戲曲史，乃如獵戶出獵，覓之於上，搜之於下，東窺西探，及其得之，已出微汗，喜何如也。或已翻到某書，而偏偏第三卷遺失，不知誰人借去，沮喪半日，又是何等悲壯。如此則小小書櫥，亦可幻爲洋洋大觀，有美女之蘊藉，有古城之神祕，此亦小中見大之道也。吾嘗見美國留學生，二架書櫥，竟仿圖書館法，分一千門類，欲求經濟學史某書，則對口應曰「五八〇·七三A」，反掌得之，不覺哑然其笑，蓋不失其爲留美學生也。至姚公謂書做枕頭的話，十年前吾已發明此理，有詩爲證：

書連詩集厚，

久讀人困臥。

本是枕詩眼，

醒來詩枕我。

書必可寢可餐，然後讀得精透，腹中有物也。

五月廿日語堂跋

## 論林主席微服購物及其他

若照新聞紙的記載法，應該來一條專電：

南京支電 本日下午林主席微服至太平路夫子廟一帶舊書店購買古書數本古董數件在各國，元首出行，並非一件奇特的事，即在我國，法律上亦無明文限制：「主席不准微服出游。」然而我們林主席四日出來了一趟，居然鬧動了全城，有的說，林主席閒情逸致，有的說，林主席好整以暇，考其語氣，似乎都帶了一種驚訝的意味。

閑居無事，與友人研究此項驚訝的心理。甲說，因為主席不大出來，所以偶爾出來，便使人注意了！乙說，因為一般要人都很少出來，而主席居然出來，所以使人注意了！丙說，因為要人出來，都是乘汽車，衣華服，招搖過市，而林主席竟微服外出，反其道而行，所以惹人注意了！丁說，要人們出游，每每假借一個正大題目，做其私人勾當，林主席微服出來，係為購古董，買舊書，所以惹人注意了！戊說，因為林主席之為主席，所以惹人注意了，已說，……

記得以前有某部長，某日試坐黃包車，往游雨花台，次日，各報競載，「某部長視察民間疾苦」。實則，某部長因為出入汽車，心中怪膩，一時興致勃發，開玩笑，猶如每日大酒大肉，偶爾嘗試素菜一樣，真是視察民間疾苦與否，又是另一問題。不然，視察以後，對子民間疾苦，為何無一點改革？難道民間並無疾苦？或者民間雖有疾苦，某部長並未見及？於此，我們不能佩服林主席之「德劬」，購物就是購物，一點也不打謊。

實則在京中做官，也是一件最不容易的事，因為每天將「等因奉此」辦完，自然是「公餘之暇」了，公餘有暇，自然也得娛樂娛樂，調節身心。可是自九一八以來，一般輿論，對於官吏的行動，大加指摘，幾乎束縛得很不自由。彼腐化之官吏，固不必言，即稍微愛國的官吏們，也苦於報國有心，展布無術，於是「摩登的名言」，就是「方向轉變」，乃向腐化的途中前進。但是，嫖嗎？公娼係在禁止之列，私娼又要當心警察先生。逛夫子廟嗎？事務官或可一游，政務官則難蒞止。——以前雖盛傳×部長與某歌女之豔事，但×部長既已聲明，也就馬馬狐狐，算是不確——看電影嗎？當心遇着丘九——以前有人指學生為丘九——強迫你寫伏辯，還要公諸報章。於是，公餘之暇，作何消遣，成了官吏們的一大問題。事實告訴我們，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最要的人們，常常跑上海，次要的人們，關門打麻雀，我替論語



寫文章，算是別開生面者。我們的林主席，你教他跑上海嗎？他老人家「年高」，往返不便，而且前次向汪裕泰買的茶葉，想來一時還不急於補充；你請他打麻雀嗎？因為地位的關係，就是「三缺一」，也不便開口；請他寫論語嗎？只要他肯動筆，想來讀者一定歡迎；他爲解決這個問題，微服外出，購買古物，這是他一種辦法，我們不能非議他。不過，購買古物，終久不是一個常法，依我的建議，請語堂先生每期奉送貴本家主席一册論語，幫同主席解決這個問題。

語堂先生以爲如何？

## 烟的作用

在本刊中，我們發現烟的兩種作用，一是積極的，即是林語堂先生之「思想與感論」——如此說法，不知犯第六條戒條否？——一是消極的，即是薩加雷先生之「可以封閉愚者之口」(To shut up the mouth of the foolish.)。

在我們貴國，到今日已算是極端進步了！可是，有思想而不興感，有利口而不封閉，此無他，不知烟之作用而已。且夫我門貴國人士，未嘗沒有思想也，聽到某種主義時髦，恨不能馬上實行起來，看到某國政府完善，恨不能照樣搬場過來，雖然會而不興，感而不神，然而如留學生之善用抽水馬桶，亦可得其形式。而且我們貴國人士之思想，有時爲他國人所不及者，如魯迅先生所說，「儘先輸入名詞，而並不介紹名詞的涵義，於是各各以意爲之，看見作品多寫自己，便稱爲表現主義，多寫別人，是寫實主義，見女郎小腿肚作詩，是浪漫主義，見女郎小腿肚不准作詩，是古典主義，天上掉下一個頭，頭上站着一頭牛，哎呀，海中央的青天霹靂呀，是未來主義」等。雖然是興而不會，神而不感，然而如孫悟空之吃人參

果，總算鬧着一場。不過，嚴格說來，這類思想雖然也未可厚非，究竟失之呆板，或過於空虛，不是我們貴國所需要的。倘若我們貴國人士，每當運用思想時，左手持烟，右手執筆，使氣之輕清、上浮者為繞烟，氣之重濁、下沉者為文字，使繞烟輕罩文字之上，文字煦育繞烟之下（記者按：此即高爾斯華綏之「煙、筆、紙聯成一片」說，參看本期說茶一文。中外學者，互相印證，由此斯道大彰，不容致疑矣），自必靈魂與感，思想順序，而無呆板與空泛之弊。

其次，關於閉口問題，我覺着尤其必要，孔老夫子，曾勸人「三緘其口學金人」，可知國人對此問題之注意，真是久矣夫千百載非一日矣，不過人們究非「金人一之無知覺者可比，一緘已難，何況再三？因此我們貴國之不安定，還是「閉口」之不得其法。現在薩加雷先生既指示「烟可以封閉愚者之口」，實在是救國南針，功德無量！只是這裏發生兩種疑問：第一，在這民主政治國民參政空氣濃厚之下，「閉口」是否有剝奪他人言論自由之嫌？第二，愚者與智者之分野，以什麼為標準？日來再思三思，覺着「閉口」并不違犯言論自由，因為可以這樣解釋：「閉口」是「戒嚴條例」。言論自由之保障，係屬法律也。現時言論自由，載諸約法，誰說沒有保障？然而劉煜生終不免於鎗斃者，因為顧主席要他閉口而他

不肯閉。不過顧主席以衛生丸請劉煜生閉口，實在太欠幽默，這是未讀論語之過，若顧主席善讀論語，則一根香烟，已可達其目的矣。至於智愚之分，實在簡單不過，在朝盡是賢彗，在野都是蠢才。現今政府，以人才爲號召，「集中人才」又嘗出諸要人之口，不盡你爲何在野，不賢他爲何在朝，這不是顯而易見的吗？賢者之言行，是爲國爲民的，只有贊美，那敢置議，所以老百姓們，在義務上都應該「早爲閉口」。而且你不「閉口」，隨時有劉煜生的危險，還是識時務者爲俊傑罷！何況果眞實行薩加雷先生主張，還有香烟可吸。至於烟錢誰出，那是另一問題。

且夫救國之道亦多矣，有摩托救國、拳術救國、唸經救國，然而欲求其輿感思想，封閉利口，幽默復幽默者，厥爲香烟。香煙之作用如此，大矣哉香煙也！同志們起來，大呼：

## 香烟救國

二二，四，一六。

## 烟的副作用

予昔作煙的作用，未盡所懷，承論語記者多方引證，告以尚有第三種作用，即把我們由無聊之委員會議救濟出來，與第四種作用，使家室和平。但我仔細思想，此兩種作用，其說法均有未妥，且前者借煙洩悶，後者借煙出氣，都不外轉移目標，而非煙的真正作用，僅屬煙的各種副作用。但論及煙的副作用，據余所知，又不止此。連日苦雨，未能外出，默坐吸煙，「文思」大發，有感於中，遂成此文。

一、煙可將吾人由無聊之委員會議救濟出來，此語幸出諸 Jean Cocteau 之口，若在我國，說此話者，最低限度，可判以反動嫌疑之罪。夫委員制者，民主政治之產物也，自瑞士蘇俄推行以來，至我國而集大成。所謂委員也者，幾如子與氏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此蓋地靈人傑也歟？夫有委員而無會議可乎？有會議而不綿延至一點鐘以上可乎？若有人敢作否定答覆，必非民主政治矣。爲實行民主政治而開會，此天經地義之壯舉也，烏可加以厚非。故委員會議之上，無論如何，只可冠以讚美的形容詞，絕不能與以輕視的形容詞相連，

如「無聊」字樣等。或者，各國國情不同，我國之委員會議，盡屬有聊，外國之委員會議，間有無聊者在，Jean Cocteau 有感而發此慨歎！余意，我國委員會議，似應准予吸煙，而煙亦可將我國的委員，由我國的委員會議救濟出來。此蓋有一種最革命的理由，即委員先生們，關係黨國安危，終朝開會，難保不勞心苦思，倘遇精神疏虞，前途寧堪設想？故最好，每次開會，五分鐘後，即各贈以香煙一枝，善飲酒者，並佐以白乾一杯，必能使各位委員「矢勤矢勇」，一貫徹始終。」至於煙酒之費，可列入正式歲出。

二，煙可維持室家和平，此語亦須從夫婦雙方立言。論語記者，僅舉西歐方面老爺發雷太太敬煙息怒之例，似亦有男性中心之嫌，與我國國情不合。夫室家之成，造端夫婦，「雷霆」非男性專有品，豈老爺可發，而太太不許發歟？抑老爺所發之雷霆與太太所發之雷霆有陰陽性之別歟？抑老爺發雷霆時可以香煙實施人工急救法而太太獨否歟？至敬煙之責任，應屬諸男性或女性，此雖待所發雷霆者而不同，然就一般情勢言之，大約屬諸男性，西歐風俗，予未深察，但就 Ladies first 一語意義推之，必為男性無疑，最低限度，亦必彼此實行互惠條件，蓋衣食住行，四大需要也，行路如此，吸煙可知。我國女權發達，遠勝西歐，雖 Ladies first 已漸行於大都會，未能普及全國，但此乃繁文冗節，與我國實事求是者不

同，我國男子無會，而婦女之會，遍於全國，卽此一端，可概其餘，敬煙之資，應屬何人，亦無待乎討論矣。惟男女平等，載在黨綱，故我希望我國男女，不必矯枉過正，各取所需可也，相敬如賓亦可也，但求室家和平，無背平等原則，斯亦足矣。

第三，煙可應付無聊賓客。昔讀孟子，至去齊宿晝一章，初以孟老先生頗擅交際之才，繼則病其舉動予人以難堪。蓋隱几而臥，雖饒有幽默風味，然友朋對坐，竟然如此，似覺太煞風景，尤以孟老先生這般 Gentleman，更應該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不可抱「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一」之普通見解也。且彼「欲爲王留行」之來賓，亦係一太欠涵養之徒，向使見孟子隱几而臥，彼亦與孟子賭睡，則孟子將如之何？古時之几，吾知必不若今之沙法也，孟子子老先生之年齡，逆知必高於來賓也，（見下文自稱長者，且梁惠王已稱其爲叟矣。）使來賓果與之賭睡，則孟子賭至不能睡之時，又將如何？雖然，此皆古時無香煙之過也，使此時有香煙，以孟子之聰明，寧不知敬來賓香煙一枝，以塞其口，或取香煙一枝自吸，將自己由這種無聊的場合救濟出來。反致最後不得已時，終於開口露牙，曉曉置辯曰：「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或曰，孟子當時縱無紙煙，然獨無國粹之水煙或旱煙耶？其所以不用者，非孟子之聰明不及此，或因其窮困之故，試憶館人失履，賴及其徒，亦見孟子之普羅矣，予

曰，不然，孟子雖不能吃白金龍或茄利克，難道連大長城或紅錫包一類都吃不起？

第四，煙可調和戰爭。聞友人云，昔作戰川中，一次，奉命包圍某城，數日未下，某日，雙方休息期間，忽敵兵數人，立於城牆垛口，與本軍士兵作下列有趣談話：「喂，弟兄們，有香煙嗎？」「你要煙嗎，子彈由鎗裏打出來，當然會冒煙的！」「不要開玩笑罷，弟兄，有香煙分一點罷。」「我們還不夠吃，那有多餘的給你！」「你不知我們斷煙三天了，真難過啊！」「分點可以，只是煙價要比平日加一半啊，要呢就買。」「好的，我將錢拋下來，請你將煙拋上來罷。」「接着，煙來了！」「好弟兄！」于是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厥後兩方軍士，接觸日多，情感漸洽，及作戰令下，雙方竟將鎗空放，虛應故事，兩軍領袖，恐日久發生其他變化，竟因此而促成調和，古人有云，化干戈為玉帛，不圖今日，竟化鎗砲為煙斗，子彈為香煙也！

第五，煙可協助交涉。折衝樽俎，備極不易，偶一失言，弊害以生！故一問題前來，不能不慎重應付，但紙面交涉，尚可從容考慮，再行答覆。若夫分庭抗禮，相互責難，則為時匆促，未便遷延。但遇問題提出，既不容輕率置答，自不能不稍加思考，欲求稍加思考，則又不能不需相當時間，設於此時，苟無物焉，借以稍延片刻，勢必相對無言，至於失禮！我



國舊時，或以茶爲代用品，然而茶之缺點殊多，蓋取給不便一也。類類呵茶，有礙衛生，二也。聞各國外交界人士，對此事件，幾經研究，得一共同結果，卽一致以香烟爲無上妙品，當對方提出要求時，我從容不迫，吸烟數口，然後徐徐取下，抖棄煙灰，假使問題複雜，儘可將烟再入口中，再吸數口，然後再答，在此靜默三分鐘時間，自有相當考慮，不致貽誤事機！且考慮時烟氣繚繞，相對足可忘言，對方見之，亦不致認爲失禮。故老于外交者，必吸煙。

第六，煙可挽回賭運。友人祁君語我云，某日與友人竹戰竟夜，將行慘敗，拂曉，我做筒子清一色，幸告成功，乃聽一四筒，良久不出，迨牌將完，我忽摸得白板一張，此時若拆二三筒打，又覺可惜，若不拆牌，則對家已碰紅中發財，白板又在包牌之列，是時，適我所吸之煙，已只剩一煙頭，我一時情急智生，乃取煙頭塗于白板之上，大呼之曰，一滿貫，自摸一筒！一友朋等，均因作戰整日，疲憊異常，而又震于滿貫之聲，遂不暇研究，我於是將賭運挽回，轉敗爲勝云云。賭，雖人們亦時借作遊戲，究在禁止之列，賭中作弊，更應禁止，但祁君能使煙賭發生密切關係，且能運用敏捷，殊覺難能可貴！此事爲煙的副作用之別開生面者，因其有趣，特爲介紹，若曰，論語提倡賭博，則吾豈敢！

以上數點，係煙的副作用之顯者趣者，至醫生借煙以防止疾病，士女借煙以表示摩登，街頭巷尾，觸目皆是，人人盡知，已無待予之盡量發揮，若讀者以爲未足，須要再爲喫舌，則我特向諸君建議，請吸論語牌香煙。

二二，十一，一。

## 不說自己的文章不好論

近來，運氣真壞，航空獎券的頭獎既不中，而且還遇到許多怪問題！

譬如，論語社戒條的立法工作，我既未曾參預，而我又非司法院，有解釋法律之權，但是，竟有人常常問我，爲什麼將不說自己的文章不好，也列入戒條之一？起初，我不回答，將問話者目爲「我所認識的怪人」，繼後，他又來問，我又不答，他繼續不斷的來問，我仍繼續不斷的不答，本來「相應不理可也」，是現在處世哲學之一，可是爲免除麻煩起見，也不容我三緘其口，於是乎在吃飽了之後，對此問題來發揮幾句，這難怪自己還欠修養工夫，然而，也好，因爲可以證實并非「自己的文章不好！」

要討論這個問題，我們先得注意幾個要點，不說自己的文章不好，這是題目的正面，既然有人發問，理應特別注意的。再由題目的正面去推想，不說自己的文章不好，照兩個否定等於一個肯定的意義說，應該是說自己的文章好，這是第二個值得注意之點。但是題目只是消極的叫我們不說，而且不說的範圍，竟限於不好方面，他并未叫我們積極地誇耀自己，說

自己的文章好，那末，不說自己的文章好，似也值得我們注意的。現在我們就將他分別的討論罷。

## (一) 不說自己的文章不好

文章，本來不容易做，尤其做好更難！所以文章做不好，我們也得自己原諒自己的。但是，文章而做不好，終是一件不甚體面的事，照家醜不可外揚的習慣法說，還有什麼值得向人張揚之必要，想求他人憐惜你嗎？現時恐怕難找這種好人，所以，不說，是很對的！而且你如不說，別人對你，也就莫測高深，他見你乍度翩翩，服裝華麗，舉止文雅，他一定認為你是作好文章的。假使你或覺過於氣悶非說不可的時候，那你還得看看當時的環境怎樣？記得魯迅彷彿這樣說過，與他人談學問，最好是半懂，因為你全懂呢，他人忌刻你，你不懂呢，他人輕視你。這實在是閱歷之談，足供說話之參考。有人說，現時一般要人，不是也會對長官口稱卑職不學無術，對同事也曾表示兄弟才疏學淺嗎？何以他們又能成其爲要也？我以爲發此問者，僅看到半懂之一面，而未看到半懂之他而也，能語人者能駭人，你只見其語的現象，而未見其駭時，亦一樣的足以使人懷疑而發問啊。（對其長官，或不敢駭，然長官

見其能夠騙人，亦疑其文章果真做得好也。）因此，對於這種做法，須具有兩套本領，有時說自己的文章不好，有時也得說自己的文章很好。假如你老是說自己的文章不好，那你緊防「玩笑遇着認真人」，以你的話語作憑據，敲破你的飯碗，而且在這種盛行吹拍騙的社會中，你將失去了朋友的同情，下屬的敬佩！所以，自己的文章不好，不管他三七二十一，唯一的辦法，免開尊口。

## （二）說自己的文章好

我國有兩句最流行的古話，「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別人的好，」一般人對於別人的老婆，總喜歡大談特談，因此，對於自己的文章，也就時常大說而特說，積習既久，竟自成了風氣！甚至影響及於社會國家！

我國的官吏，據說，大都出身於文人，他們當學生時代，已養成了說自己文章好的習慣，及至握了政權，不知不覺間，仍以做文章的方式對付國家，甚至根本將國家看成一篇文章。批評他們的，總喜歡這樣說，「不曉得這篇文章他怎樣做法？」「唉，真的小題大做！」「這樣作風，怎麼能應付這樣政治！」而他們自己呢，確也以文章的程序去應付政治，而且

暗中還自己叫自己的好，或者請其同志捧場！你看，其未得勢也，作小冊子，大論其國家政治得失，開口愛國，閉口教國，擺出一副國存與存國亡與亡的正經面孔，而其結論，不外送秋波於甲要人或乙要人，以獵取祿位！其既得勢也，今天來一個意見，明天來兩個對策，說得天花亂墜，亂人耳目，或則大做其翻案文章，或則設法移轉讀者視線，以炫耀自己之淵博，自己之有辦法。至事實之如何，則竟不復爲之計及！設不幸一旦而失勢也，又自比擬於老百姓的立場，詳述民衆疾苦，指摘當道措施，甚且發行不兌換支票，大有一旦復職立可出人民於水火而登衽席的樣子；使人感覺着斯人不出如蒼生何，而渴望其東山再起！我們試看這種種步驟，這種種做法，何一而非文章中起承轉合的濫調！而其直接間接叫好的表情，又何一而非說自己文章好的習氣所演成！且也，即間有不由文人出身的官吏，他們到了飛黃騰達的時候，也一樣的物色幾個文人作幕僚，一樣的聽從文人大作其政治文章，所以，我認爲中國政治，是文章政治，是自己說自己文章好的政治！

最近河南司法界之搖頭擺尾案，不是哄動了全國嗎？其實據我推想，這位司法官必長於做文章，尤其是舊文章，他因爲做文章時，搖頭擺尾，已自養成了習慣，及至貴爲司法官，他仍如一般官吏的方式，處處以文章出之。我們試看各報記載一件案子，源源本本，曲曲折折

折，簡直是一篇絕好文章，又何怪這位司法官躬親審問時，不爲之搖頭擺尾。

聞讀聊齋，見苗生因不滿於諸客說自己的文章好，竟不惜化虎以撲殺諸客，事雖痛快未免太過，使苗生生於今日，眼見這種惡習，已影響於政治社會，不知將作何感想！我不敢以輓近政治罪惡，歸咎於全部文人，但希望文人起來矯正這種習氣。

### (三) 不說自己的文章好

有人說，政治雖如此，功罪尙難量，苗生不常見，說說又何妨？其實，據我看來，還是不說的好！

鄭板橋的家書，不自己標榜，僅淡淡的說，「有些好處，大家看看，」至今確常有人看，藝術叛徒的畫，榮膺了文藝復興的雅號，宜其有口皆碑，然而一般人看了以後，至少總沒有勇氣再看！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君子的頭銜，自然是孔老先生騙人的把戲，但是人不知而不愠，確是不容易做到的。

而且文章的好壞，很難有絕對的標準，以舉世所稱揚的古文家韓柳歐蘇說，有的喜讀蘇文，有的喜讀其他三家之文，有的說蘇文流利，有的說韓文深刻，我們的文章，雖然不宜妄

自菲薄，不能步伍於韓柳歐蘇，然而我們今日之非韓柳歐蘇，則爲不可掩之事實，以韓柳歐蘇而不免於批評，那末，我們又何能自是，而復自爲宣揚！

再則，當今之世，作文章也不容易，描寫貴族生活嗎？將目你爲布爾喬亞，描寫貧民生活嗎？將目你是普羅文學，擁護法西斯蒂嗎？又爲德謨克拉西派所不喜，贊成德謨克拉西嗎？又爲法西斯蒂所不容，即以論語而論，亦復毀譽參半。蔣夢麟先生曾說，文人只配替武人寫佈告，安徽大學祭朱湘文，也說，「擇術不慎而爲文人兮，又奚怪夫墮落！」所以，現時文人不易爲，而在此種環境中，更難產生出好文章來，那末，還有什麼可說！

本來文章好壞，有目共覩，自己的文章好，用不着說，自己的文章不好，說也無用，常見一般自命作好文章的人，集其友朋及下屬而請其批評，他人以其礙於情面也，亦復阿其所好，於是竟揚揚得意逢人便道，其實，這種說等於不說，倒不如根本不說，還足以表示謙虛，位列君子。

話，似乎說得太多了，再說下去，恐他人亦將疑我有一說自己的文章好」之嫌疑，論語社編輯先生們，或且認爲我有意希望多得稿費，不如即此止住。我們歸納上面的討論，作一結束，認爲「說自己的文章好，」趨於樂觀，未免太過，「不說自己的文章好，」偏於悲觀，



似乎不及，惟有「不說自己的文章不好」，不偏不倚，深得中庸之道！

我非論語社戒條的立法者，亦非司法院之解釋法律者，這種結論，不知道對不對，實之原起草人，以爲如何？

（完了）

。由陶亢德先生轉來姚公大作，附函云「請立法院長加跋，以見有無與立法原意，互相抵觸」云云。按姚公詮釋法理甚是，以政治與文章合觀，尤得真詮。但有一義未盡者，即「不說自己的文章不好」，并非「請他人說你好」之反面語也。今人著書，皆如孝子發先人行狀，非林主席劉瑞恆孔祥熙題贊不可。試問彼輩置林主席於何地？若鄭板橋作書，不肯請人作序，乃論語真信徒耳。是爲跋。語堂。